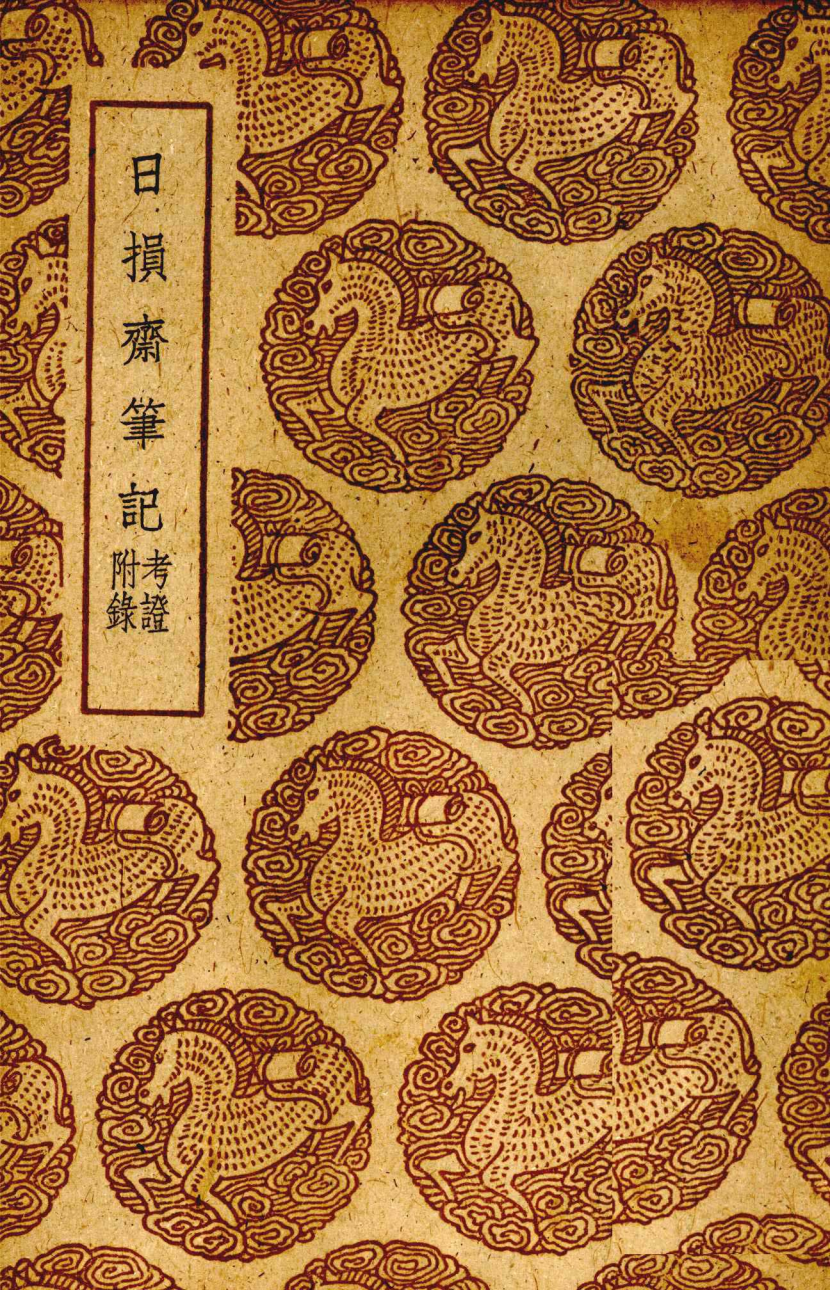


日損齋筆記

附錄

考證



日
清
年
記
四
卷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日 損 齋 筆 記

考證附錄

黃 潛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日損齋筆記

考證附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黃潛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
海金壺守山閣叢書金華叢
書皆收有此書金華本有考
證故據以排印並附墨海本
所載提要於後

重刻日損齋筆記序

日損齋筆記一卷。吾郡黃文獻公撰。其書初無詮次。公里人劉氏剛依類重編。析爲三門。首辨經。次辨史。又次雜辨。辨經六則。辨史十六則。雜辨十三則。共三十有五則。而以公神道碑及定諡等文附焉。公文章原本經術。爲有元一代鉅手。是編特其緒餘。然攷證精密。堪豁羣蒙。非貫穿經史。沈浸百氏。莫能道其單詞區區。若說郭談苑諸家。方茲褊矣。或以公胸中所存。宜不止此。不知嘗鼎一臠。已足知味。吉光片羽。以少爲珍。以視硤硤燕石。車載斗量。無所短長輕重者。其貴與賤之相去何如也。刊旣成。爰舉其概。揭諸簡首。同治九年冬十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原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旣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驚高遠者。涉恍惚而談元虛。尙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縛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分葩。升槃而回縈。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于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旣已播厥中外。旣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

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實諸篋衍。而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閒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卽歲月事實。甚至連氏名。亦或舛誤。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書其事。而不實品評。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略去。汝其受而藏之。剛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諦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旣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通定諡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尙矣。自漢以下。各統萃羣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衆。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龐誕虛誕。而閭巷淫褻。荒穢不經之語。亦廁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啓宿。諸老奮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次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盧之隨筆。史慶長之學齋佔畢。或發明經中奧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並以刻梓流布於士林間。而筆記獨未遠行。乃命工而刊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

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瀟漢劉剛再拜謹書。

日損齋筆記

清 陳熙晉攷證

辯經六則

鶴山魏氏曰

鶴山魏了翁華父也。此所引皆魏氏跋司馬叔原先後天圖語也。叔原名子已。溫公七世孫。寓居戎州。

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之說爲據。

魏氏跋作引邵子說。辯析甚精。叔原從之下。接而邵子云云。蓋司馬叔原從朱子。朱子本邵子。故據邵子以疑朱子也。

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

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於此也。朱子易學啓蒙。關子明云。河圖

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蔡季通曰。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又引大傳。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今按邵子既言圓方。圖爲奇。方爲偶。奇爲九。偶爲十。邵子與劉說合。蔡氏惟據關易耳。關易。朱子以爲僞。而取其說。殊不可解。朱子曰。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注云。法龜文也。蔡季通曰。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禮背之象也。按注大戴禮者。北齊盧辯。非鄭氏。明堂九室。法大乙九宮。鄭氏注乾鑿度。未嘗指此爲河圖洛書。蔡氏之說。出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乃九宮算法。非言龜文。陳搏龍圖序。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上二十五。天數中貫三

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位。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雷思齊謂全用大傳五十有五之數。難以納甲內一圖。謂形九宮附一圖。謂形洛書。則盡去其五生數。祇起地六至地十。自釋十爲用。十爲成形。故洪範陳五行之用。數語而已。不知何以於其末。改標之以爲洛書。今按鄭康成注大衍之數。言五行生成之數。特詳虞翻注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言五行並未指爲河圖洛書。希夷本以五行之用。證河圖。後觀標爲洛書。後儒遂移之洪範。希夷用十。邵子所本也。朱子發、張文饒、精

通邵學。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

朱震漢上易卦圖。上右河圖。劉牧傳於范謬昌。謬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漸。漸傳於種放。放傳於希夷。陳搏列禦寇

曰。易者一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見列子天瑞篇。據乾鑿度漢上所引。乃孔子言也。故引以爲證。言洛書引大平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按平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卽十也。震、字子發。張行成進易書狀曰。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以明邵雍之易。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搏至邵雍所傳先天卦數圖等。數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蓋爲康節之學者。周易通變自敘曰。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作易。殆與劉牧同也。行成、字文饒。嘗

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矣。知非河圖

也。乾鑿度曰。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故星經曰。天一太

一主氣之神。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震宮。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兌宮。艮宮。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此數皆合十五。言有法也。後漢書張平子傳注引此言。太一取八卦之數。則八卦不自此出矣。漢上易首河圖。別有北辰左行圖。九宮數卽卦數。不得以九宮爲也。河圖

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辯。不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

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

王祿河圖辯曰。臨卽魏氏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得之。蓋山之字。魏跋云。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陳圖南及象卦數。

猶未甚白。至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南始得見此。亦已奇矣。鶴山於先天圖似不能無疑。茲獨稱其一說。見其不可泥於朱子之說耳。魏跋靖士至亦是一說。與非河圖句接跋云。余遷靖未返。不得與叔原共學。末云。他時過夔。以如卽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此跋殆

鶴山謫靖州時作也。

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蟾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得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公多傳之。而祕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卦爲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

袁桷謝仲直易三圖序上饒謝先生

遜於建安。番禺吳生蟾往受易。而後受其圖也。建安之學爲彭翁。彭翁之學爲武夷君。而莫知所受。始以道紀傳易統。截立羈理。俾後無以爲至。荊州袁澈道潔始受於薛翁。而易復傳袁。乃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授袁時。嘗言河洛遺學多在蜀漢間。後朱文公屬其

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云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迄不著圖。藏其孫統。祕不復出。臨卽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宋濂河圖洛書說曰。江東謝

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似流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趙汴曰。邵菴虞公嘗得江東謝仲直氏傳授之說。以先天爲河圖。九數而九位。方圖爲洛書。十數而五位。爲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云與蔣說同所自出。則蔣亦河圖九數洛書十數也。

按孔安國尙書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

王充論衡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八卦爲河圖。自昔已然。

前以易範並言此言

易不言範。其微意可知矣。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故地感以龜書。伏羲乃象以作卦。揚雄覈靈賦。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程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則以洛書爲八卦。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

黃震

日抄曰。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若據門人所記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反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八卦之位。然按晦菴先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學者且當以晦菴親答王子合之言爲正。毋以門人記錄之言爲疑。王懋竑曰。易本義前九圖。皆後人依託。河圖洛書本義。以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及河圖洛書並注云。此四者皆聖人作易之所由。本屬至當。啓蒙乃以河圖爲易。洛書爲範。一人之書。不應前後自相歧異。疑啓蒙蓋亦蔡氏所爲。非朱子意也。文靖素尊信文公文獻亦素尊信文公。其持論不苟同如此。

尙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解之。獨鄭玄忽作留。而謂留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留爲笏也。其說尤異。

益稷篇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裴駰集解案尙書滑字。作留音忽。鄭玄曰。留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司馬貞索隱古文尙書作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館爲政及忽忘者也。五官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此辨本此案。

僞孔傳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忘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望文生義。與劉伯莊說相似。來始滑者。始與治通。當爲來治滑。堯典變夷猾夏。鄭注。猾夏。侵亂中國也。滑夫論氏姓篇引作滑。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荀子成相篇。無敝滑楊。倂訓爲亂。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與政通。所從來之治亂。以出入五德之言也。廣韻說文曰。汨。流也。汨。同上。華嚴音義下引尙書大傳云。汨亂也。滑與汨汨通。裴駰曰。尙書滑字作留。蓋今文作滑。古文作汨。又變爲留也。司馬貞以爲來始滑。義無所通。過矣。說文五篇。汨。出氣習也。从白。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留。留。留文。留。一曰佩也。象形。後鄭訓留爲笏。本此。然究與樂無涉。七始詠見漢書律歷志。古字在作才篆文下。近才。孰近。故文獻以爲文相近也。按漢書禮樂志。七始華。始倡順和聲。注。孟康曰。七始

天地四時人之始也。敍傳八音七始五聲六律。注劉德注與孟康同。江聲曰案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注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黃鍾子之氣天統也太簇寅之氣人統也大呂壬之氣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鍾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七始詠之本。

乃當時博士所傳其原出於伏生者實是今文矣。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謂異其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餼於人者反借以爲雅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類者極多。此特其一耳。

曲禮鄭康成注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儀禮士虞禮

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洎酒哀薦裕事少牢饋食禮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其醴也。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已爲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

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記曰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耶。

檀弓鄭注文王立武

王。權也。孔穎達疏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現在而立武王。權也。據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同母昆弟十人。惟發且最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如世家言則伯邑考未卒以前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也。云伯邑考前卒則非爲紂所殺。明矣。帝王世紀之說見太平御覽不可信。

春秋左氏傳。聲子襪而登席。杜預曰。襪。足衣也。

說文五篇韋部。襪。足衣也。杜本此。

程泰之演繁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爲陛下。按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與天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程大昌字泰之著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秦策異人至。乃留止。問曰。陛下嘗輒車於趙矣。高誘注。陛下。謂孝文王也。按

秦策。范雎見秦昭王稱足下。史記秦本紀。閻樂稱二世爲足下。史記。秦時未以陛下稱人主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壽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始加昭明之元服。崇積文武之寵德。黼黻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虛辯注。漢孝昭帝冠辭。據漢書昭帝本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以大戴禮證之。成王冠。至親賢使能。爲成王冠辭。陛下以下。乃漢昭帝冠辭也。文武者。虛辯以爲文皇帝。武皇帝。漢儀帝冠。皆如高祖廟調。故辯注云。高祖。高皇帝也。家語改其辭曰。率爾祖考。永永無極。目爲成王冠頌。此出於王肅僞撰。不可據。以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遂謂周初已有陛下之稱。蓋因篇首成王冠三字而誤。日知錄曰。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陸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陸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爲至尊之稱。許善心以陳臣入隋。宇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召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事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辯史十六則